



凤诀歌

(二)
离巢

皇权倾覆，祸乱交兴，他们谁能得到锦绣江山？
乱世奇情，她命中出现的三个男子，
究竟谁能与她携手同行？

圜丘祭祀，皇帝遇刺，
她挺身而出，与宿敌联手力挽狂澜，
谁料风云突变，一夕间血染宫廷，皇族惨遭屠戮，
她跌落枝头，沦为异族阶下囚，坠入迷茫深渊，
至亲侍女助她逃出生天，但前路凶险莫测，
谁才是她可信、可靠、可爱之人？

小说作家
银羽
继续奉上倾情力作！

银羽

吉林摄影出版社



绘梦
古风
系列

0
2
7

凤诀歌

(二)
离巢

著 银羽
YINYU
WORKS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凤诀歌. 二, 离巢 / 银羽著.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11

(意林·轻文库·绘梦古风系列 ; 027号)

ISBN 978-7-5498-3395-5

I . ①凤… II . ①银…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9971号

凤诀歌 (二) 离巢

FENG JUE GE (ER) LI CHAO

著 者 银 羽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 任 编 辑 李 彬
图 书 统 筹 空心菜
特 约 编 辑 魏 娜
绘 图 饼子会飞
书 籍 装 帧 胡静梅
图 书 设 计 赵艳红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616
发行科：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3395-5

定 价：26.00元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 人物表 ◎

主角

殷琰

身份：愍帝嫡女，人称元亨公主

称呼：乳名玉娃儿，字炎之。亲近的人称呼阿玉、炎之

亲人：愍帝殷硕（父），孝康皇后孟瑶（母，追谥），太子殷琮（胞兄），二皇子殷玒（兄），永贞公主殷琤（妹），三皇子殷瑄（弟）

萧湛

身份：博陵王

称呼：字阳晖，又字无牵

亲人：萧宏道（父，出家），沈涟漪（母，死，实则下落不明），萧越（兄，其父收养），萧凛（从弟），魏嬷嬷（沈涟漪婢女）

宇文渊

身份：汉中王世子

称呼：字伯微

亲人：宇文拓（父），陈阿秀（母），宇文潜（弟），宇文沧（弟），宇文沁（妹）

封锦

身份：庐陵王二公子

称呼：小名如意，人称如意儿，字素君

亲人：封绥（父），楚秀兰（大娘），封瑞（兄），楚煌（表兄），楚屏（表妹）

谢孔

身份：字瑾初，外号穷算子（军师）

皇族

殷琤

身份：愍帝次女永贞公主

殷瑄

身份：三皇子，皇帝殷硕和德贵妃韩甄的儿子

殷玒

身份：二皇子

殷岐

身份：齐王世子

殷峤

身份：齐王二公子

曲灵烟

身份：太子妃，太史令曲桓长女

萧越

身份：前博陵王萧宏道养子，萧家军统领

萧凛

身份：前博陵王萧宏道堂兄萧宏俊之子

封绥

身份：庐陵王

封瑞

身份：庐陵王长子

朝廷

梁温

身份：上邺太守，梁宪长子

梁胜

身份：梁宪幼子

罗中青

身份：太子舍人

冯路之

身份：东宫右詹士

秦廷昭

身份：光禄勋，原为昭阳殿卫尉

秦玄

身份：东宫左詹士，秦廷昭独子

曲灵犀

身份：太史令曲桓次女，被术士认为是能出将入相的人杰，从小被当儿子养大

侍从

玉英

身份：殷琰贴身侍女

刘仪

身份：原太极殿中涓（清扫殿宇），后调任祥福宫内侍

信怜

身份：德贵妃贴身侍女

伴雪

身份：三皇子殷琰的贴身侍女

怀袖

身份：封锦贴身侍女，同时担当护

卫之职

异族

阿苏娜

身份：表面上是宇文渊的侍女，真实身份不明

苏赫

身份：胡人，来历不明

呼其图

身份：胡人，苏赫手下

西子羽

身份：鲜卑少年，身份不明

铁娘

身份：西凉女子，身份不明。儿子小童

目录

第十八章 倾心如罪	001
第十九章 深宫阴云	011
第二十章 嫁祸夺权	029
第二十一章 谗謗刺杀	045
第二十二章 难分敌友	061
第二十三章 与君别离	073
第二十四章 各怀鬼胎	091
第二十五章 赤心所向	105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黃雀在后	123
第二十七章	血洗皇族	139
第二十八章	梦碎赴死	153
第二十九章	天地无眼	171
第三十章	阴差阳错	191
第三十一章	逐鹿沙漠	205
第三十二章	噩耗如刀	221

倾心如罪

第十八章



“陛下。”

一片喧嚣的欢腾中，冷然的女声好似一柄剔透的利剑，倏忽间就将这浮华的表象剖开。

四周都安静了下来，众人敛气屏息，目光齐齐汇聚到端坐在席上的元亨公主身上。

她的神色还是平静如初，仿佛她所说出的话寻常无比——

“元亨，不能嫁。”

小小的金杯被握得变了形，里头的清水溢了出来，顺着杯壁一滴滴落下，沾湿了桌面。

年轻的博陵王却一无所觉。

他正跟其他人一样，双眼紧紧盯着抛出惊人之语的元亨公主。

今夜的她该是盛装打扮了一番，特意描了时下风行的远山眉。柔细深黛的一双眉，勾得眉下的眼眸都似朦胧烟雨，平生几许多情。两颊也抹了胭脂，晕出的红遮盖了她的真实反应。

一直以来的担忧成了真。他说不清自己心中到底是什么滋味。

对面的封锦似乎也呆住了，他脸上还挂着笑容，眼神却渐渐沉寂下去。

但此时，谁的震惊也不会超过宇文渊。

只见他望着殷琰，眼神仍是惊愕，不敢相信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

殷琰却没有看他，还是如先前一般端坐着，用恰到好处的恭敬说道：“陛下，元亨立过誓，要为亡母守孝十年。”

她的母亲，废后孟氏，死于永和三年，距今已整整九年。

皇帝的面色一下变得阴沉起来，德贵妃娇滴滴的笑脸也僵住了。场面越发冷寂，却见一直埋着脑袋的太子抬起头来，连连点头：“没错，元亨发过誓的。”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他那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好似一只循着血腥味而来的鬣狗，舔舐着至亲的伤口，还倍觉甜美。

这样懦弱无能又自私自利的人，也配当太子，也配当兄长？

殷琤不知道其他人如何想，但这一瞬间，她几乎想把杯中的酒直接泼到他脸上去。愤怒之余，她不免也有点儿庆幸，幸好她的瑄弟弟不会这样。瑄弟弟不仅足够聪明，还有适当的野心，长大后，他定是个贤明能干的皇子。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太子，最后坐上御座，做一位万民敬仰的明君。

因为提到了孟氏，皇帝的好心情被破坏殆尽。他顾不上德贵妃的暗示，一推桌子站起身，眼神阴鸷：“元亨，朕最后问你一遍，你要不要嫁给宇文渊？”

这样的夏夜中，殷琰的双肩却微微抖了抖。她慢慢转头，望向那英朗俊挺的男子。他的眼神如此热切，虽还带着怒意，但其中的期盼却叫她一颗心都揪紧了。

她眼中有光亮在闪动，宇文渊几乎以为她改变主意了，嘴角就要扬起，却见她优美的颈项深深垂下，声音平静得不带任何情绪：

“元亨……不嫁。”

皇帝再也压不住怒火，抬脚踹翻了桌子：“好得很！你现在不嫁，以后也都不用嫁了！”他目光一转：“宇文渊，你想娶公主，朕便给你一位公主，将永贞公主赐婚于你，如何？”

殷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把火会烧到她头上来。她惊愕地抬头，却不是看她的父皇，而是看向宇文渊。只见他神色错愕，下一秒，墨黑的双眉便紧紧皱起，眼睛瞥向一动不动的殷琰，双唇抿成冷厉的线条，就要开口。

“——父皇！”

娇呼声中，一向受皇帝宠爱的永贞公主扭着身子，半边脸朝着暗处，一只手捂住了另半边脸：“这是做什么呀？元亨不乐意，便要寻我开心吗？把我当什么了！”

她说着便哭出声来，哽咽着跟德贵妃说：“求母亲为女儿做主！女儿待不下去了……”

不待德贵妃阻拦，她就抬脚跑开了。

殷瑄跟着就站起来：“姐姐，等等我！”

这场夜宴到这里也毁得差不多了。皇帝瞥了一眼殷琰，见她仍是那副无喜无怒的样子，心中越发厌恶起来。

她是存心的！就像孟瑶一样，她们母女都是存心叫他难受！最叫他难受的，是他



对此毫无办法。

皇帝怒气冲冲地走了，只剩德贵妃还坐在位子上。她的脸色也说不上好看，勉强扯出一丝笑来：“陛下先前有口谕，今夜铜爵园火烛不灭、门扉不禁，诸卿尽兴欢乐便是。”她也无心再安抚其他人，就匆匆离开了。

眼见最尊贵的两个人都走了，众人哪还有心思再玩乐？互相告辞纷纷离去。

所有人的心里都在想：元亨公主这是铁了心要护着太子，朝堂的水，怕是要更浑浊了。

“阿玉。”太子来到殷琰面前，语气欢喜，“这世上，还是你对我最好。”

殷琰张了张嘴，声音干涩：“阿兄，你回东宫歇息吧。嫂嫂在白马观待了好几天，你们……今后要更加小心。”

殷玒跟在太子身后：“真是一场好戏啊，元亨。你送我的那十二字，皇兄现在尽数奉还。”他笑得充满恶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呀，可要站稳点儿，别那么快就被人踩到脚底下。”

他还想再说点儿什么，一只玉如意忽然搭上他的肩：“二皇子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殷玒的脸色微变，就见封锦的笑脸已经凑到了眼前，“夜色这么好，二皇子不如陪我逛逛这园子？”

“……免了！”殷玒连忙退开，“本王有伤在身，这便回去休息了。”他可不想大晚上的被推到湖里去。封锦这小子……哼，总有一天要收拾了他！

候着殷玒走远了，封锦才挥挥手，让随侍在附近的宫女宦官们都退下。玉英犹豫了下，还是随其他人一起离开了。

“闲杂人等总算都走了。”他看向一直站着没动的宇文渊，“伯微，你过来，跟阿玉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宇文渊嘴角的笑意冰冷，“确实该说清楚。公主殿下，耍人很好玩吗？这么些年，你哄我也哄累了吧？”

“宇文渊！”封锦低喝，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你说什么混账话！”

宇文渊不理他，径自上前几步，隔着窄窄的木几，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是不是？”

殷琰咬着牙没有出声。

他忽地伸出手，扣着她的脸颊：“看着我，说话！”

还坐在位子上的萧湛眼神动了动，几乎要站起身来，却到底忍住了。一旁的封锦

却立刻怒了：“你做什么？”

宇文渊将他推到一旁，双眼紧紧盯着殷琰不放。

“……不是。”殷琰终于说，“我不曾骗你。”

“不曾骗我？那我问你，你打算何时随我去梁州，随我策马大漠？”

意料之中地，殷琰再次说不上话来。宇文渊稍稍侧首，借着灯光凝视这张叫他又爱又恨的脸：“我到今夜才知道，你居然发过誓要守孝十年。十年……呵，若是我等到明年，等你过了十年孝期，那时，你就真会嫁我吗？”

真相总是叫人倍觉难堪。

殷琰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宇文渊静立半晌，忽地松开手，抽身后退。

“殿下真是绝情善忍，宇文渊受教了。”一步步地，他向后退去，“但愿我能恨你。”他转过身，脚步飞快，像是要将这句话跟她一起远远抛在身后。

殷琰定定地站着，直到封锦扶住她的肩，她才发觉自己抖得厉害。

“如意，”她喃喃唤着，“如意……”

“我在这儿。”看她这般失神难过，连胭脂都盖不住那苍白的脸色，封锦的心隐隐作痛。他张开双臂，那模样可笑得像只护崽的母鸡，“我挡着你呢，谁都看不到。”谁也都看不到，你的眼泪和脆弱。

孟皇后过世后，年少的他便只能这样护着她，向她保证：“你哭吧，除了我，没有人会知道。”

殷琰摇摇头，发出一声近似于呜咽的声音，身体晃了晃，就软软地跪坐在席上。见她没有更多的反应，封锦低低叹口气，蹲下身来，按着她的头抵在自己肩上。

殷琰只稍稍挣了下，便不再动了。

萧湛静静站在一旁，迟疑着想要走向他们。然而刚踏出一步，他便改了主意，无声地转身走开了。

“姐姐真是个傻瓜。”

小小的皇子咬着手指，在凉亭中踱着步：“就让父皇下旨不就好了？反正你喜欢那位世子。”

“坏嘴巴！”殷瑣缩在石椅上，作势要掌他的嘴，“再胡说八道，我真要打你了！”

“姐姐要打我，我还不会躲吗？”殷瑣嗤笑一声，丝毫没打算留情，“事情明明



是你自己搞坏的，怎么这时候又要躲在这儿难过呢？既然会难过，方才就不该拒绝呀！”

“你不懂！”

殷琤的反应出乎意料地激烈，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她压低了声音：“你不懂……”

“什么懂不懂啊？我就知道你喜欢他，他又想娶个公主，这不是正好吗？”殷瑄眨眨眼，搞不懂姐姐的心思。

殷琤本就满心烦恼，被他这么一说更是恼得上火，忍不住推了他一把：“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就算我喜欢他，可是他不喜欢我，就算让父皇下旨了，又有什么用？”

“哎呀！”

殷瑄被推得撞在石桌上，背后一阵痛，他也有几分恼了：“这有什么可烦心的？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哼，我去问他！”

殷琤一惊：“瑄弟弟，你别去……”

却见他转身就跑，殷琤伸手要拦却没拦住。她又羞又悔，只得匆匆追上前去。

十几岁的男孩子一跑起来，简直就跟撒腿的野兔般。以殷琤柔柔弱弱的样子，根本就跟不上。等到她气喘吁吁地来到冰井台附近时，远远地就听到殷瑄的声音：

“世子，请留步。”

他真的遇到宇文渊了？

殷琤不由得睁大了眼，现在前去阻拦肯定来不及了。要紧的是，这样尴尬的光景，万万不能叫宇文渊看到自己。她慌慌张张地跑到一座铜炉后藏起来。

殷瑄的声音渐渐近了：“……我虽然年纪小，还是替世子不平。大姐姐这番做派，任谁瞧了也忍不住呀。世子，你莫要太放在心上……”

“三皇子想说什么？”宇文渊似乎有些不耐烦，“还请三皇子直接示下，宇文渊俯首倾听。”

殷瑄顿了顿，他长到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不客气地跟他说话呢。

“世子这么说，可吓着我了。”他的语气很是天真，“我就是不懂，世子方才为何不接受父皇的旨意呢？”

宇文渊停下脚步，微微眯起眼睛盯着他。

“偷偷跟你说，我姐姐喜欢你呢。我来便是要问你，你喜欢她吗？”不等宇文渊回答，他就继续说道，“多少有一点儿喜欢吧？我姐姐那样的美人，又温柔聪慧，谁会不喜欢呢？”

沉默一瞬，宇文渊说：“永贞公主很好。”只是还不足以好到让他心动，他也不

缺温柔聪慧的美人。

“哦，我知道，你还不够喜欢她。不过没关系，男儿总是要看得更高远些。梁州乃兵家重地，汉中王护卫大弘西北边疆数十载，可算劳苦功高。”殷瑄仰起头，望着面前认真听他说话的青年。对于自己的镇静，他暗暗有点儿得意，“这般的功臣，再多加点儿功劳，更进一步，岂不是更好？”

“三皇子的意思是——”

“不是很简单吗？”殷瑄耸耸肩膀，“只要你做了我姐姐的驸马，不管是殷氏还是韩氏，都会乐意看汉中王爬得更高。”

“爬得更高？”

宇文渊微笑起来，冰井台上的灯火映着他俊朗的侧脸，还有亮白的牙齿：

“我父王已经贵为汉中王，要再往上爬，那就只有……”一瞬间，他的眼神变得十分犀利，仿佛有森冷的剑光划过，“皇位。”

殷瑄一惊，就听他低声笑起来：“三皇子这是在怂恿我谋反篡位吗？”他忽地伸手，按住殷瑄的脑袋，“一年不见，三皇子长高了不少。我同你一般年纪时，身量还不如你。不过，那时，我单凭一把匕首，就能杀死沙漠野狼了。”

“你知道怎么杀狼吗？”

殷瑄已经被吓住了，连摇头都不会。

宇文渊弯下腰朝他一笑，压在他头顶的手掌微微使力：“就这样，一刀从野狼的脑袋上插下去！”

殷瑄的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的眼睛几乎都不敢看向宇文渊，身体忍不住抖动起来。周遭静得可怕，夜色中有莫名恐怖的气息笼罩在宇文渊身上，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俊朗的青年，而是正从阴影中步出的猛兽。

这是一头蛰伏已久的猛虎，此时不过獠牙初露，年幼的皇子就被骇得方寸尽失。

到这时，殷瑄才体悟到，那夜殷琤在桥上对他说的话。

原来，他真的不懂。既不懂世道，也不懂人心。

这一次，殷琤是真的哭着跑开了。

她的脚步一向很轻，对谈的两个人并没有发现她的动静。

听到宇文渊说出“永贞公主很好”时，她就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听下去，只是加倍的难堪。



太丢脸了，真的太丢脸了……

嘴里这么说着，但是她清楚地知道，这不断滴落的泪珠，并不是为此而流。

泪水模糊了视线，朦胧的光亮中，过往的记忆在脑海中翻腾着，叫她的泪掉得越发凶了。

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是在国子学外，她逞强地想要自己骑马。可当她坐在那暴烈的栗色小马身上时，她却害怕极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只知道傻乎乎地尖叫。那马受了惊，四处乱跑，她根本坐不稳，眼看就要直接撞到城墙上去时，他却忽然从天而降。

好似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那少年威风凛凛而又信心十足地操控着缰绳，轻而易举就安抚住了那匹马。

当她看到他和阿玉在马上互不相让地对峙时，她就在心里想，她再也不要学阿玉了。她要做跟阿玉完全不同的姑娘，这样，他才不会跟别人一样，只看着阿玉的好。

可是没用。

脚下绊到了什么东西，她毫无防备地摔在地上。疼痛的感觉传来，不知道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还是从心中传出的。她扑在草地上，哭得不能自己。

不管她做什么，不管她变得多好，都没有用。

他的眼里，从来都只有一个阿玉。

少女的哭声在半空中悠悠飘荡，好一会儿，一个略显局促的声音响起：“那个，摔得很痛吗？”

哭声戛然而止。

殷铮蓦地转过头：“谁？”

夜色中，隐约能看到离她几步远的身影。是个男人，不，该说是少年，他的声音年轻得稚嫩。

“真对不住，我不是故意躺在这儿害你摔倒的。”少年挠了挠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场面。

就算是现在心绪纷乱的殷铮，也无法无视他一脸的尴尬。她擦了擦脸，低声说：“没事，是我自己没看清……啊呀！”她刚准备站起身，就觉得脚踝痛得不行。

“咦，脚扭伤了吗？”少年迟疑着走上前，“都是我害的……你就住在铜爵园吧？我送你回去。”

殷铮一愣，到这时才明白自己为什么隐隐觉得不对劲——这个人，竟然不知道她是谁！

不过此时此刻，这却是再好不过了。

见她沉默不语，那少年就误以为她是害怕，连忙解释：“我不是坏人，我叫萧凛，是跟着博陵王一同来的。”

博陵王……

她心头微微一松：“那就劳烦你，送我到东苑。”那里直通文昌殿，离晖华殿不远。

萧凛立刻答应。他隔着衣袖扶着她，因为伤了右脚，她勉强走了两步，就再动不了了。

“要不，”看她难受的样子，萧凛大着胆子开口，“我背你吧。”

殷铮呆了下，她一向端庄守礼，除了胞弟殷瑄外，从未跟其他男子有什么亲密之举。但现在这种境况，困在这儿却更是麻烦，要是被其他人撞见……

她轻轻咬住唇：“好。”

反正，他也不会知道，今夜他遇见的人，就是永贞公主。

